

農曆七月初九（8月15日），是黃永玉九十歲生日。在那之前的7月，收錄他美術、文學兩大類創作的14卷本《黃永玉全集》問世，售價人民幣12.8萬元；在那之後的9月，他的60萬字自傳體小說《無愁河的浪蕩漢子·朱雀城》首發；10月，「我的文學行當——黃永玉作品展」先後亮相北京、上海，隨後還將在廣州、長沙等地巡展。這只是老頭極小的一部分人生生成，他的一生從中國最動盪不安的大時代裏穿行而過，沿途歷經的生活磨難、結識的英雄故交、打磨出的處世智慧和種下的藝術碩果，豐富得足以讓人雙眼濕潤，且喜且唏噓。許多年前，老老頭沈從文感歎：「我和我的讀者，都共同將近老去了。」黃永玉對他說：「您的讀者永遠不會老去。」那時，他是否預見到，這句話，也是時光留給他的人生答案？

香港商報記者 杜潔茵

黃永玉為一個時代畫像

不肯標榜清高寡欲

傳統文人總是羞於提錢，或者假裝羞於提錢，黃永玉在這方面倒是和他的湖南老鄉齊白石一樣，真誠得通通透透的。

在《比我老的老頭》一書裏，黃永玉寫齊白石待客總是客氣地端出兩碟早已變質的糕點待客，並不為真的待客，只為禮數上的周全；以及白石老人要保姆當面點清客人送來的螃蟹有多少隻，結果被保姆嘀咕「到時說我吃了他的……」等細節。有人說齊白石小氣，黃永玉為大師辯道：「老人一生，點點積累都是自己辛苦換來，及老發現佔便宜的人環繞周圍時，不免產生一種設防情緒來保護自己。人謂之「小氣」。自己畫的畫不肯送人是小氣；那麼隨便向人索畫就是大方嗎？不送一個人的畫是小氣，不送一千一萬人的畫也是小氣嗎？為這幫佔小便宜的人鞠躬盡瘁、死而後已就是大方嗎？隨便向人要畫的中國傳統惡習的蔓延已成為災難。」

晚年，黃永玉在湖南鳳凰修了豪宅「玉氏山房」，中堂左壁上便掛出一則謝絕索畫的「啓事」，上曰：一、熱愛歡迎各界老少男女群眾光臨舍下訂購字畫，保證舍下老小態度和藹可親，服務周到，庭院陽光充足，空氣新鮮，花木扶蘇、環境幽雅，最宜洽談。二、價格合理，老少、城鄉、酋長百姓、洋人土人不欺。無論題材、尺寸、大小、均能滿足供應，務必令諸君子開心而來，乘興而返。三、畫及書法一律以現金交易為準，嚴禁親觀套交情陋習，更拒禮品、食物、旅行紀念品作交換。人民眼睛是雪亮的，老夫的眼睛雖有輕微「老花」，仍然還是雪亮的，鈔票面前，人人平等，不可亂了章法規矩。四、當場按件論價，鐵價不二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糾纏講價，即時照原價加一倍；再講價者放惡狗咬之；惡臉惡言相向，驅逐出院！六，所得款項作修繕鳳凰縣內風景名勝、亭閣樓台之用，由姪作黃毅全料理。」

黃永玉也不標榜清高寡欲。「80後」暢銷小說作者郭敬明曾拜訪黃永玉位於京郊、佔地六畝的荷萬堂，他寫道：「在走進黃永玉老師家的時候，就被徹底擊垮了。準確地說，這不叫家，這是宮殿……各種不起眼的角落裏，隨意地就那麼放著我在雜誌上看過的標價xxx萬的雕塑……在參觀黃老書房的時候，我靠著一根木頭休息，耳朵裏不小心鑽進來一句「這根木頭從巴西運過來，運費就30萬」。我像唐宛如一樣撫著胸口問：「那這根木頭本身多少錢？」「大概100萬吧……」我快要昏死前的一秒鐘，耳朵裏又不小心鑽進來一句：「哦對了，這房間裏有5根。」……我從來不知道，他活得這麼瀟灑……我哭了。」

從另外一些渠道，人們還知道黃永玉除了喜歡蓋大宅外，還愛養名犬、開紅色跑車、收藏近千個煙斗。2007年，身穿牛仔褲、手佩時髦戒指的黃永玉登上了權威男性時尚雜誌《時尚先生》6月號的封面，成為有史以來最老的時尚先生。

一個人，尤其是一個文人，大大方方地享受正當勞動所得的財富的樣子並不難看，倒是「欲說還休」、「欲蓋彌彰」的樣子才酸得叫人倒牙。在文學那些行當之外，黃永玉一直在堅持自己鮮明的個性，所謂風格永存這句話用在他身上再合適不過。

過完90歲生日後，黃永玉出版了第一部自傳體小說的第一部《無愁河的浪蕩漢子·朱雀城》，浩蕩的60萬字才寫到1926年到1937年前後10年的人生。按照他的計劃，整個《無愁河的浪蕩漢子·朱雀城》將分三部，擬定在未來5年內寫完關於「抗戰八年」的第二部，在95歲到100歲間繼續創作第三部，「最好在腦動脈粥樣硬化之前可以完工」。

可對他而言，時間的稀缺性已迫切到了何等程度。所以，他在90歲的生日宴會上給年輕人的忠告是「不要浪費時間」。閱讀黃永玉便會發現，他對時間的珍惜，不僅是因為「世界長



50年代的黃永玉夫婦。



文學是黃永玉的最愛。



中年時期的黃永玉在作畫。

每一個讓人喜歡的老頭，都是有風骨的。黃永玉的風骨，不同於老舍投湖自盡的決絕，而是一種充滿江湖俠義氣的、「不敢罵風，只好罵草」似的智慧。

1963年至1966年搞「四清」的時候，黃永玉寫了《離齋雜技》一文，以「拉磨的驢子：咱這種日行千里可也不易呀！暗諷當時熱火朝天的「大躍進」。

「文革」期間，黃永玉因一幅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」的貓頭鷹畫而備受迫害，甚至在44歲生日當天也被造反派用224次皮鞭打得血肉模糊，轉過身去就寫道：「不能笑，也不能哭，只能回到家，趴在被窩裏，對著老婆做個鬼臉。」2008年，他給傳記作家李輝畫了一幅「兩隻眼睛都睜著」的貓頭鷹，畫上題跋：「二〇〇八年畫這張貓頭鷹，是因為日子平平安安，才那麼悠閒從容一筆筆畫下來。以前那些淺薄可笑殘忍的日子裏，要弄死一個人隨便找個理由就行了，何況還有一些毋須理由被弄死的許多人。」畫完寫完，稍稍沉吟，

大了，我他媽也老了」，還要是替替他早已離世的老頭用好每一寸光陰——他曾在《比我還老的老頭》一書裏為那些被這個運動、那個運動浪費了創作生命的朋友們，如沈從文、李可染、黃苗子、與郁風們大聲叫屈，由此他也格外感恩歲月對他的寬待。

數年前，黃永玉就為自己擬下了的墓誌銘：愛，憐憫，感恩，那也是沈從文對他說過的話，要充滿愛去對待別人；摔倒了爬起來，趕快走，別心疼摔倒的那個坑；要愛自己的事業；要對幫助過自己的先輩朋友感恩；而憐憫，是留給世界，或者說是對中國的情感。一

不按常理出牌也是一種風格

黃永玉被稱為「鬼才」，因為他幾乎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，卻在繪畫、木刻、雕塑、散文、小說都有上佳造詣。「鬼」之一字，實在是精準地點出了黃永玉作品及為人言語的鮮明個性。這個個性的形成，與他一生的成長軌跡息息相關。

黃永玉於1924年農曆七月初九降生在湖南常德，在邊城鳳凰度過孩提時光。他的父母皆是畢業於湖南省高師的「文化人」，父親黃玉書樂觀溫和，母親楊光惠爽朗剛烈，是參加了共產黨的女教育工作者，當年還以鳳凰縣宣傳部長的身份帶領民眾砸過廟裏的菩薩。身為長子的黃永玉自認性格更多像父親，「不過激烈的時候又有點像母親」。

1937年夏天，家境貧苦的黃永玉書到了堂叔黃毓熙的任職地廈門集美學院求學。可是，「在集美兩年，留了5次級，49、50、51、52組，前後的同學就有幾百人」。15歲時，他就因在一次集美學校學生與當地孩子的衝突中擔當了「主力」而挨了處分，最後決定輟學，開始一個人的流浪，輾轉去了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、上海、台灣和香港等地，當過瓷場小工、戰地服務團團員、學校教員、劇團見習美術隊員等許多工作。

年輕時代的漂泊和粗糲的生活，逼迫黃永玉早早學會了多種謀生技能，以及與動盪時代裏的各路英雄豪傑把酒論道的種種處世技

巧，同時也在他身上留下一種彌久不散、直至發展為渾然天成的「野氣」。這種野氣，表現在生活上，便是隨性自在，如他在《七十自述》裏寫的「殘年已到，板煙醃茶不斷，不咳嗽，不失眠數十年。嗜啖多加蒜辣之豬大腸、豬腳，及帶板筋之牛肉、洋薑、苦瓜、蕨菜、瀏陽豆豉加豬油渣炒青辣子，豆腐乾、霉豆豉、水豆豉無一不愛」。

表現在作品裏，便是不因循守舊——不論畫、字還是語言，黃永玉的作品都有讓人忍俊不禁的創意，他連宗教這樣嚴肅的話題也敢調侃。比如，他曾畫過一個觀音，坐在地上，腿伸得很直，旁邊配文「我站了這麼久老站在那裏，或者盤腿坐著也挺累，我乾脆把腿伸直」。比如他寫的，「人這種東西的確是詭譎到家。男盜女娼的領導人和皇帝裝出一副道貌岸然、神聖不可侵犯的模樣。我十一二歲時有幸見到幾個領導人檢閱影片時，心裏一直就想剝光他的衣服，看看他到底與老百姓有多大區別。那時的閃念只是為了有趣，還不到今天老謀深算學究式的歷史眼光的刻薄程度。說老實話，我至今這種動機不衰。」每一筆每一言，如他自己說說的，「寫來一定痛快，朋友一定喜歡，連自己一邊寫也一邊哈哈大笑」，令人捧腹的匪氣，爽朗明快得讓人舒坦。

以軟著陸姿勢對抗硬地

又加上一句：「李輝同志請勿揭發。」

1976年「天安門事件」時，寫著名的組詩《天安門即事》，「一群衣衫襤褸的人，抬著一個襤褸的花圈，說是從豐台來的，說是從豐台走著來的，還說是一路號哭著走來的。他們排不成一個隊伍，他們的花圈用稻草和野花扎成。排



黃永玉設計的中國第一枚生肖郵票

在最後的是一個抱著嬰兒的婦女和一個牽著她衣角的女孩。說是從豐台來的，說是一路走來的，獻上他們哭碎的心。」質樸的言語自有一種綿長的韻味。同一年，和朋友偷偷跑到廣場上貼了一幅畫，畫面是一個小玻璃瓶，上面寫

向死而生的豁達

個少年流浪、中年漂泊、晚年豐收的老人的人生感悟，像燭光一樣，照亮了他的一生，也留給世界一個大時代的偉岸身影。然而，要論黃永玉難以盡數的作品中哪一種最直達人心的文字，或許還是出自他給夫人張梅溪的一首詩中，他這樣寫道：「我們有過悲傷，但我們蔑視悲傷，她只是偶爾輕輕飄在我們髮尖上的遊絲，不經意地又隨風飄去。我們有太多的歡笑，在我們每一顆勞動的汗珠裏，都充滿笑容。」那是一個可愛的老頭對這個世界的態度。

一個「等」字，意寓「等（鄭）小瓶（平）」。

1983年3月，他在給劇作家曹禺的信中寫道，「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。一個也不喜歡。你心不在戲裏，你失去偉大的靈通寶玉，你為勢位所誤！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……」曹公曹公！你的書法照麻衣神相看，氣勢雄強，間架縝密，且肯定是個長壽的老頭，所以你還應該工作。工作，這兩個字幾十年來被污染成為低級的習俗。在你的生涯中，工作是充滿實實在在的光耀，別去理那些瑣碎人情、小敲小打吧！在你，應該「全或無」；應該「良工不示人以機」。像蕭伯納，像伏爾泰那樣，到老還那麼精確，那麼不饒點滴，不饒自己。如果能使你再寫出二十個劇本需要出點力氣的話，你差這就是！」

在不合情不合理的環境中，不能不順從又不失自我的暗藏機智，用一種軟著陸姿勢對抗硬地，那個鬼靈精怪的模樣只有黃永玉能做得出來。



黃永玉與自己塑像的合影，煙斗是他的「招牌」。